



特 別  
^21  
4254  
11

支語  
1287





八二  
4254  
11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79>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成虎巷人開古往今來百年歌管變荒臺轉眼是非興敗須識開中取靜莫因乖過成歡不貪花酒不貪財止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梁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問壁鎖下一間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爾何不開此間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宿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憚哉主人只得開鎖將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了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灰堆積用掃帚掃淨床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騰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死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鄰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久當自知張乙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容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裏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有縊死女兒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惡諠之意答道妾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訊說其詳此婦道妾乃婦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為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為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為楊見拘管無計脫身愈慘不堪遂自縊而死其所以所居售人今為旅店此房

今古奇觀 卷三十五

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混猶依樓于此楊川與你同鄉可認得否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足婦人嗟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甘二娘神位置于篋中但出牌呼妾便出來張乙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銀五十兩埋于此床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了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于東壁立了甘二娘神主其妻戲呼之曰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就臥也不費床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於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張利其所有一日應承即時討船而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楊川家討債去張乙方欲問之是婦條已上岸張隨後去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觀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店舉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楊川回來無病忽然中風九氣流血而死張乙心知甘二娘所爲慄然下船向牌位苦叫竟不見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詩歎云

王柳負義曾遭讎  
請看楊川下稍事

李益忘恩亦故常  
皇天不作虛清郎

方纔說穆甘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鬼自出頭還是陰法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即出在明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連日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一子王彪頗稱驍勇督撫寄在軍前初到有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年十八風年十六風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驢婿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婿查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讀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極子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嘆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此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近和曹姨及侍兒往後園打鞦韆要子在園熱之際忽見牆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恍得嬌鸞滿臉通紅推著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去了生見園中無人踰牆而入鞦韆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憑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緞繡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聞有人聲目內而來復踰牆而出仍立於牆缺處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娘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捧頭見是秀才使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冷得乞即見還感德不盡那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意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牆

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官基址相連衛尉做東衙學尉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  
見道貴公子又是近鄰失膝了妾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問小姐及小娘子大名  
侍見道小姐名嬌鸞王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小詩一章相煩達  
小姐即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  
待廷章去不多時講詩而至桃花箋疊成萬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  
乃至實得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待小姐的回音如何小生方  
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耳

只因一帽紅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嬌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  
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嬌鸞問紅羅帕有  
了麼明霞曰稱怪事紅羅帕到被西衙周公子收著就是欲猶外喝采的那紫衣郎君嬌鸞  
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背還嬌鸞道他為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  
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為司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  
必須小姐自討嬌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妾稟知小姐奉命相求他道有小詩一章  
煩吾傳遞待有回音謹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鸞見了這詩知已有一分  
之意屏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羅帕佳人分外香

天教分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拋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只將塞了這羅帕把詩燒却吩咐侍兒下步再不許輕易傳遞夫大  
的事都完了奈嬌鸞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詩  
清箋答詩八句云

妾身一點玉無瑕

坐是侯門將相家

靜裏有親同對月

閨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宿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抹詩方到後園廷章單在缺牆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  
讀了一遍益慕嬌鸞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請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回書房寫成一

絕云

居傍侯門亦有緣

異鄉孤零果堪憐

若容鸞鳳棲樓樹

一夜蕭聲入九天

明霞道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這微物奉小娘子  
權表寸敬多多致意小姐明霞食了這金簪又將詩回復嬌鸞嬌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  
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嬌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  
賜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重不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辭清箋題詩八句

今古奇觀

卷三十五

今古奇觀

卷三十五

七

三

獨立庭除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可憫 滿身竊玉偷香膽 一點揀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收書入翰林

自此一唱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精缺詩篇甚

多不暇細相時居端陽王于戶治酒于園亭家宴廷章于牆缺往來明知小姐在園中無

山一面待女明霞亦不能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匠長在溝裏

服役亦多在園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將青二蛭百賞孫九買酒吃托他寄

中明霞姐孫九却把庭章之詩一時難遞坎早纔將此詩便寄于明霞明霞遂遞與小姐

開看之前有紋雲端陽日園中望嬌娘于不見口占一詩奉寄

配成綠線思同結 願就蒲觴共共斟 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於書几之上適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

見了詩稿大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歸我嬌否答道雖有

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瞞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他遣媒說合

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娘點頭道說得是桂梳已畢遂答詩八句云

深住香閣十八年 不容風月簾透前 繡衾春煖誰知否 錦帳冬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究往王于戶處求這頭親事王于戶亦重周生

才貌但嬌娘是愛女况且精通文學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札都靠著女兒相幫少他不

得不忍棄之于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於小姐前寫松

陵友弟廷章拜 白觀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至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言為

期未決山姬香閣深鎖如唐太宗雖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如牽牛即隔天河

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於月日必當天折於溝渠生若無緣臥亦不願勉成拙律深冀衷

極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香價值千金 悶來窗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小窗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栖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攜訴寸心

嬌娘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書眉窗下強消長晷刺鴛鴦人正困于

妝臺詩忽墜下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投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

便妾倍支吾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駕折桂

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表情封去好將消息問來人謹和佳篇聊祈深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瑣韓郎親 羞聽東牆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裏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看書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忽然想起此計道當初張琪中純皆因  
兄弟得就私情二夫人與我同姓何不刊之為姑便可通家往來於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  
窄狹且是喧鬧欲借書後園觀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  
此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歸與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  
以打擾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為姑姑姪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  
些小便宜道在從我見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緞書儀寫簡表  
姪的名帖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教奶奶都  
相見連曹姨也認做姨姪姪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同席  
廷章與嬌鸞暗歡喜席上眉來眼去是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姻緣好惡猶難問踪跡親  
疎已自分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却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內宅後門下  
鎖不許婦女入於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  
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况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閣上鳳隔鸞分愁緒無聊懣  
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下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叫致  
意不令進房廷章心上一計因假說曾在江南會通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脈  
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叫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於床邊假以看脈為由撫  
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疾

是抑鬱所致須當於寬敞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周  
生更不疑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間處寬嚴廷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  
小姪在彼不便暫請告歸王翁道既為兄妹復何嫌阻即日叫開了後門將鎖鑰付曹姨收  
管就叫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閒耍明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為萬全之策矣却說嬌鸞原為  
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侍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  
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吃茶漸漸不避嫌疑  
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閣一望嬌鸞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兄  
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送與曹姨嬌鸞問道周公子厚  
禮見惠不知何意嬌鸞道年少狂士不無過失渠要姨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  
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才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閣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誰敲方聲廷章俏步及於內宅後門半啓推身而進自  
那日房中看脈出園而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  
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攬抱鸞將生推開喚明霞快去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所望自陳  
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淚欲流鸞道妾本貞姬若非子只因有才貌所以相愛相憐妾

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矢明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  
說罷曹姨已至向廷章謝日閉之惠廷章遂央曹姨為媒誓諸仇儂口中咒願如流而出曹  
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為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於天地以告神鬼一紙留於吾  
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卺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  
再交陰府之術水墮鄂都之獄生與鸞鴛曹姨說得痛切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為成婚  
書誓約先拜天地後謝曹姨姨乃出清果醴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  
曹姨別去生與鸞攜手上牀雨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鸞從生起身囑咐道妾已委身於君切  
勿負恩於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解行以招物議廷章  
字字應承留戀不捨鸞急叫明霞送出園門是日鸞寄生一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 撥雨擦雲興轉濃  
一枕風聲響細細 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粉絨其一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開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兩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繇 奇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愈愈門鎖竟或三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  
風情似舊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鸞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  
子有病怕漏道艱難况學業未成師友相得倘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從子言無不從起

身之日廷章遂父出城而返鸞感廷章之留是日遂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半年有餘其中  
往來詩韻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閃即報見父親在峨眉不服水土苦病回鄉久別親聞  
欲謀歸家又牽鸞恩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於色鸞探知其故因置酒饗生道夫婦之  
愛已切同深父子之情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失子道累妾失婦道矣曹姨亦  
勸此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之等公子不如暫回鄉故里且省雙親倘於定省之間即議婚  
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鸞覺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  
正是端陽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贖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置酒香  
閣邀廷章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  
廷章道問做甚麼鸞道恐君不即來妾便於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各督糧吳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  
切度日如歲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東帖親到求婚決不忍闊閣佳人懸懸而望  
言罷相抱而泣漸次天明鸞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思親使別離廷章  
花圍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鸞

今古奇觀 卷三十五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強將別淚整娥眉 嬌嬌  
須與天驕駘馬齊備王翁又於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爲上馬之飢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  
欲泣潛歸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投之章於馬上展看云  
同携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香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美女 君重綱常類閨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隴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悵懷未嘗頃刻忘驚也聞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  
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  
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慕財貪色遂忘前盟過  
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竟不知王嬌鸞爲何人矣但知今日新婚女不願情人  
望眼穿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啓慧達理之人然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度源  
黃昏寂寞燈前有影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已過一年杳無音  
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纔孫  
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文文臨安是杭州地方路從吳江經過是個便道嬌鸞道既有此  
便可叫孫九囑附那差人不要去了即時修書一封曲叙別立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  
里踐婚姻之約成終始之交書多不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對月明 暫爲椿萱辭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差仙閣內占離合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妾共調羹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衙 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宜化職 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些  
又取銀銀二股爲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信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  
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  
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聞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冷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託青鸞 衷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資書親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  
聽得是河南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情知嬌鸞書信怕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  
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折書看了就與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父病未痊方  
今古奇觀 卷三十五 七

侍隨樂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圖會面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諒張客收了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付孫九回復書小兒驚折書看了雖然不曾定個來期也當書併充做字梅止渴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對曹姨道周郎之言欺我耳曹姨道著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獨不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姊妹子嬌鳳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驚彼此相形愈加感歎且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這是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詩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傳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糧會南麻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問 延陵橋下暫停航

曹姨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滅暗地淚流慙慙成病父母欲為擇配嬌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周郎未必來矣毋抽小信自誤青春嬌聽道入而無信是禽獸也寧周郎真我我豈敢有負神明哉光陰倏冉不覺已及三載嬌對曹姨說道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遞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聽道正合吾意

亦索姚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寫就古風一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離近成相知 嘲風弄月任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 候門曳斷千金索 攜手扶肩遊畫閣 好把青絲結死生 盟山誓海情不薄 白雲渺渺草青青 才子思親欲別情也 費桃臉無春色 秋魂傳書隔幾聲 君行雖不掛鸞馭 勝似征鸞父兄去 悲悲切切斷腸聲 執手牽衣理前君 成就鸞鳳友 切莫蘇城感花柳 自君之去妾攬眉脂粉 癩調髮如帶 綢繆雨地相思重 雪月風花誰與共 可憐夫婦正當年 空使梅花蝴蝶夢 臨風對月無歡好 淒涼枕上魂顛倒 一宵忽夢汝娶親 來朝不覺愁顏老 盟言願作神雷電 九天玄女相傳遍 只歸故里未歸泉 何故音容難得見 才郎意假妾意真 再馳驛使陳丹心 可憐三七羞花貌 寂寞查閣思不禁

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上亦題四句

蕩海名門宰相衙 更兼糧會鎮南麻

蓬人不用停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係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遮不的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滿面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於袖中竟進去了少頃叫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要親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會鸞小姐之物并合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爺盤問嗔怪白銀五錢權

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釋九聞言大怒擲銀於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這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鶯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路人爭問其故係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於吳江為衣冠所不齒正是平生不作虧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磨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詭話不覺怨氣嗔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章詩不必盡載錄其一云

倚門對對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恁遊絲牽嫩綠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唯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憑欄情切處 閒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畧云

長恨歌為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胡思君想無了期再把鸞箋訴情博妾家原在臨安也  
麟閣功勳受恩露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十戶深閉養青娥一身不會舉步離中  
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隨女伴粧臺行鞦韆戲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語含羞踏去香

房中倉忙尋覓香羅帕羅帕誰知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蒙君贈香羅詩惱妾相思  
淹病久感君拜母結妹兒來詞去簡饒風情只恐恩情或荷合兩會結髮同山盟山盟海  
誓還不信又托曹姨作媒證婚書寫定樓台始結於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  
思親忽成疾妾心不忍君心愁反劬才郎歸故籍叮嚀此去姑蘇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  
瓶親顏便回首香閣可念人孤零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爾那知一去意忘還  
終日思君不如來有人來說君重婚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九去復返方知仇債諸女  
君此情最殺薄情郎十里姻緣難割捨到手恩情卸負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妾愁長  
與短無處銷魂詩不滿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秀毛維三百管玉圍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  
良相憶枉將八字推子平生把三生卜馬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交情不虧汝既然思  
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驚驚燕燕肯成對何而天生我無配嬌鸞妹子小二年適添  
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歎我孤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墮頭三尺有神祇君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生飛向吳江近君則初交你我天地知  
今來無數人揚非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遭君機恨君短行歸陰府譬如星天不生  
我從今書遞故人收不望回音到中所有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闌養女嬌如花只因願誤琴  
瑟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一應高樓飄然眼底現茫茫報道一聲嬌鸞怨滿城笑殺  
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園情賤輕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

妾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君心似獸心再將一幅羅綾綉殷勤  
遠寄耶家遙自歎與亡皆此物殺人可惡情難饒反復叮嚀只如此日往問愁今日止君  
今肯念舊風流飽看嬌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日決不肯去正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  
他檢閱文書嬌鸞看文書裏面有一宗乃勾木術逃軍者其軍係吳江縣人慧心生一計乃  
取從前唱和之詞并今日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於帙內總作一封  
入於官文書內封筒上道寫兩陽衛掌印千戶王披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富堂開折行發  
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哄明霞出去烹茶關了房門用椅子填足先  
將白練掛於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踢開椅子兩腳懸空熬  
時間三魂漂渺七魄幽沉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嫂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  
驚非小王翁聞得也到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緣故少不得賞棺殮葬此是開過休題再說  
吳江關大尹接得兩陽衛文書拆開看時深以為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  
院樊公社按臨本縣關大尹與趙推官是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  
觀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玩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

倖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  
敢開口樊公喝叫重責五十收監行文到兩陽衛查嬌鸞曾否自縊不一日文書轉來說嬌  
鸞已死樊公乃於監中吊取周廷章到察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女子一罪也倖妻  
再娶二罪也因姦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身亡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  
死以為薄倖男子之戒喝叫合堂皂快齊舉竹批亂打下于時官商齊響着體處血肉交飛  
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何貪新娶之  
財色而沒恩昔因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三歲朝天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輝有爛捲朱簾畫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鈿堪羨綺羅叢裏闌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燠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地簇看冠兒門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這一條詞名曰瑞鶴仙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這伯可可是個有名會做樂府的才子家本此地因金虜之亂隨遷南渡秦申王薦於高宗皇帝深得寵眷這詞道著上元桂景慶宗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為何說舊日風光大平再見蓋日靖康之亂徽徽破虜中原善屬金東康王僖仲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閑取樂還流連盛時九景故詞父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已怎知得當初柳耆卿的傾盆樂詞道得好詞云

禁苑花香長得子家薰風布燠慶詔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布凌飛觀歌星居簾佳氣瑞中愿雋理革宵幸是處層城同苑龍鳳燭交光星漢對處尺韞山那知扇樂樂昔雨精神仙梨園四部絲管向曉色御人未散盈萬千山岬鼈并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牽

這詞多說著盛時宮禁說話只曰宋時極作興是個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

今古奇觀

卷三十六

以說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遊沒此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狗偷弄出許多話柄來當時李漢老有一首名冠子詞更道得好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由處比時答拾鳳閣都民奢華豪富於籠籠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來且住見許多名子殷勤攜手施肩低語東來問往部家女買王梅爭戴綵步香風度比觀南顧見書燭影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却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由念那禁得許多胡胡

細看此詞可見元宵之夜越著喧鬧中幹那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聽在下說一件玩宵的事體更是奇異這件事直教開動公侯府分開帝王顏猶往入地去雅子見天還話說朱神宗朝有個大臣王襄敏公單名著一個韶字全家住在京師本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為始十街九市喚呼達日這夜十五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玩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著各色奇巧花燈從而叫做燈月文輝極為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英奇幼幼沒一個不打脫香整了祇候人破著欸欸出來街上看燈遊玩看官爾道如何用著帷幕那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圍圍裏隔著外人此時喚故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

稱這是大人規矩如此閑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排行十三是他從堂幼子小名叫做兩蓋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襄敏公夫婦珍愛自不必說只這合家內外大小也沒一個不喜歡他的其時小衙內也到街上看燈大家穿著齊整還是等閒只頭上一頂帽兒多是黃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的形丹花樣當面前一粒貓兒眼寶石睛光閃閃四圍又是五色寶石攢簇乃是鴉青祖母之類這頂帽也不知值多少錢紗襄敏公分付一個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著內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慶得規矩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雌中行走只相傍雌外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萬目御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著龍山燈光燭香烟馥郁奏動御樂鑼鼓喧圖樓下施皇百戲供奉御覽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翰林承旨王禹王上元應制詩為証

雪消單月滿仙臺 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帟扶輦下 六龍海上駕山來  
鐘京春酒沽周宴 分水秋風隨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在人叢之中因為肩負了小衙內許多不便只好握著腳伸著頸仰著面睡著眼向上觀望漸漸的擠得腿也酸了腰也屈了肩也攤了汗也透了氣也喘了正沒奈何忽覺得身上輕鬆了些好不快活把腰兒伸一伸脚兒展一展自繇自在的呆呆裏看勾趁心滿意猛然想起道小衙內呢急把手摸時已不在背上了也不知幾時去的四下一望多

是面生之人那里見小衙內的影兒急得腸子做了千百段欲要我尋又被擠住了脚行走不得心中撥亂只得儘氣力將身子挨出挨得骨頭筋麻纔得到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道爾們見小衙內麼府中人道小衙內是你負着怎樣來問我們王吉道正在鬧執之際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負個鬆快人關裏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爾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爾好作怪這可是作耍的事如此不小心爾在人千人萬處失去却在此問張問李豈不悞事還是分頭再至關頭裏尋去一夥十來個人同了王吉接出接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聲鬧茫茫裏向那個去問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問爾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那個抱回家去了有的道爾我都在又是那一個拘去王吉道且至家問問看再處一個老人家道決不在家裏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至家稟知了相公差人趁早緝捕爲上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呆了一半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路得王吉主張一齊至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個小衙內在裏頭只得來見裏敏公却也吞吞吐吐未敢一市說失去小衙內的事裏敏公見衆人倉皇之狀到問道爾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衆人纔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

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裏敏公毫不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若衆人來人道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著落開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裏敏公搖頭道也不必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知裏敏公看得平常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帷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忙忙回府指著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裏敏公道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年紀奢避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中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道聞得歹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腳的千萬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乞錢若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仕家人每道相公便不著落府裏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人報了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紛亂講只有裏敏公怡然不以爲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個孩子怎生捨得失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裏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個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里放心就是家人與養娘這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搜尋去了不題那說那晚南蓋在王吉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個人挨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歇著南蓋著貪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個入負得在背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蓋纔喝声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里是個王吉衣帽裝束又另是一樣

了南蓋年紀雖小心裏是聰明便曉得是個拐人被他的開裏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個認得的熟人他心裏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頂上除下帽子來藏在袖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跌着前走却像不曉得的將近東華門看見四五乘轎子疊聯而來南蓋心裏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規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憲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南蓋的賊出於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喚吃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蓋掠下背來鑽向人叢裏脫身而走轎中人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個青頭白面魔合雜股一個小孩子心裏歡喜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蓋道是賊拐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蓋道方纔叫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說話明白他頭兒撫摩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頑耍去來便雙手抱來坐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中是何等人元來是寧宮的高品近侍中人因奉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著一殿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不想遇著南蓋叫喊抱在轎中進了衙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先到自己的房內去與他菓品喫著被臥溫著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四五個中大人直到神宗御前叩頭跪稟道好教萬歲爺得知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

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命得子之兆奴婢等不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

敢擅便特此啓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恰得一個孩子也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快招來見衆大人領旨急走入直房內抱了南蓋先他對聖旨宜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蓋見說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來一似昨日戴了隨了衆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陛下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也擎拳跪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個神宗跌脚歡呼御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名誰南蓋道姓王乃臣詔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言語有條大加驚異又問道你緣何得到此處南蓋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觀燈瞻仰聖容慶亂之中被賊人偷賊背上前走偶見內家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衆貴大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蓋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詔可謂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南蓋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些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蓋道臣被賊人背走已曉得不是家裏人了便把頭兒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線線插其上以壓不祥臣此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當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爲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即是昨夜之賊便可捕獲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拿此賊方送汝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兒子不



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旨欽聖皇府見駕衆官人傳將旨意進宮旨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外廂有個好兒子卿可暫留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個得子的誠兆欽聖雖然遵旨謝恩不如甚慶事絲心中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細此兒到宮中問他自曾說明白欽聖得旨領了南薰自往宮中去了神宗一面傳下密旨差個衆大人直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限捕賊以問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吩咐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賊無証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衆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號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他這三日之內營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諾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著熱鬧做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小的見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巷酒樓飯店中慶鬆取樂料必未散雖是不判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避莫沒踪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個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個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留心按身查看各自去訖元來那晚這個賊人有名的叫做騰兒子一起有十來個專一趁著鬧熱時節人叢裏做那不本分的勾當有詩爲証

昏夜貪他唾手財

全屬快手眼兒乖

勸君莫笑胡行事

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賊人當時在王家府門首窺探跡見個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看上了一路跟若不離左右到了官衙門樓下正在笑擠喧鬧之處觀個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料無妨礙不在心上不堤防到官轎傍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著了忙却若便走更不知背土頭暗地裏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記認了此是祖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去見了同夥團聚擺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皮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却是空手逃其緣故衆賊道何不單鵬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釦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衆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侍候虎狼相似不對住身子便弄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衆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慶賀去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人只揀陰僻酒務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王潭園旁邊一個酒務裏頭歡呼暢飲一個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么喝六之聲他是有心的便走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疑惑走去坐了一箇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喫了小二先將盞筋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著手步去側眼把那些入逐個個看將去內中一個果然衣領上挂著一

才來長短線頭李雲曉得著手了叫店家且慢煖酒我去街上邀著個客人一同來喫忙走出門口中打個胡哨便有七八個做公的走將進來問道季大有影響麼李把雲手指著店內道正在這裏頭已看的實了我們幾個守著這裏把一個走去再叫集十來個弟兄一同下手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頃刻叫上十來個做公的發聲喊拿酒務里打進去叫道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個賊不曾走了一個被細倒正是日間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貓兒見形即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鶴遇了蛇洞聞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時常要與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過了而今是欽限要入的事衣領上針線關著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細住先刺了這一個的衣服眾賊雖是口裏逞強却個個肉頭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查有零賊一直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著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拏甲指倍受其楚這些頑皮賊骨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爾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信口支吾大尹奏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算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里去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頓口無言只得招出實情乃是積年累歲遇著這節令盛時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峇販子女傷害

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子暗算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疊成文卷大尹却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官衙門張燈王侯貴戚女官多設帷幕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里等候觀看其時有一個宗王家眷在東廡下張設帷幕擺下酒設觀看燈人那時金吾不禁人悔人山語言鼎沸喧天抵地更有那花袍流皇爾放我賽那宗王個女兒名喚真珠姬年方十七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娃子家心性喜的是頭要他見急般熱鬧不免舒頭探腦向幕外張望常言慢藏誼盜冶容誑淫却動了一夥劇賊的火宗王家眷正在看得興瀾處只見一個女僧走入幕來自夫人以下各各問訊了便立在真珠姬身邊夫人正問那尼僧你是那處尼僧忽見眾人一齊發起喊來却被放花袍的失手燒了帷幕烟燭滿幕眾女眷一時忙亂你撞我跌亂搶出幕來急得那真珠姬沒走一頭處那女僧叫道莫要慌隨我來一把扯著真珠姬的手在人叢中挨至隙處見放著一乘兒轎女僧連忙扶真珠姬入轎坐了女僧便對轎夫說你轎若空閑快棹這小姐王府裏去多賞你酒錢我隨後跟來轎夫應道當得當得扶轎上肩四足並舉其行如飛真珠姬是幼年閨女就是男子漢到如此倉卒也要著了忙兒且放著真珠姬上轎的爭再說王府家眷帷幕被燒驚得亂穿眾人擁上來拽倒帷幕幸而火息不曾延燒別家帷幕白宗王夫人以下及養娘丫鬟婢女

等聲響耳釵釧都被人搶去蓋碌粉碎候幹辦家人也都失去帽簪落鞋一家敗與衆在  
集一搭兒人人都在不見了真珠姬當時四下呼喚道尋並無影響那時宗王聞報教夫  
人等衆快回王府連夜差人出招出揭報信者賞錢三千貫收留者五千貫滿城挨訪開  
數日杳無音信不題且說真珠姬當夜在轎中深以爲幸甚感尼僧坐還未穩倏忽轉回心  
頭小鹿不住的撞想夫人等衆不知如何光景只見轎夫脚高脚低越走越黑舉眼看時  
却是空沿所在開熱之聲漸遠真珠姬見不是日裏來的舊路心裏正在有些疑感忽然住  
了轎夫多走了去却不是自家府門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吾元來是一  
所古廟旁邊鬼卒十數个个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著一位神道而闊尺餘鬚髯滿頰目光  
如炬眉骨搖動像個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  
你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至此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覺驚怕放聲啼哭起來旁邊兩  
個鬼卒幸來扶著他道說快取壓驚酒來旁邊又一鬼卒斟著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  
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懼懼怕強將口接著被他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  
人事倒在地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著手也旁邊鬼卒多將擔籠來同神道各卸了裝束除  
下面具元來個七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擡到後面衆賊  
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王葉之人零落在狗窩狐羣之手姦淫已畢各自散去別  
做方事了真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裏但見一個婆子在旁邊坐著

真珠姬自覺下體疼痛雖在昏醉中依舊也畧記得些事明知著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  
處婆子道夜間衆奸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你就落好處便了真珠姬道我  
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怎樣人直如此乘間胡行姦淫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  
你是金枝王葉須不把你作賤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緣捺著眼只是啼哭元來這  
婆子是個牙婆專一走大人家慣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欸留下幾晚  
就有主顧來成了去的那時留下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  
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個富家爲妾了主翁却將他美色甚是喜歡更問他來歷真珠  
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忌妒之心說他來  
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說他主翁聽得不耐煩偶  
然問其來處真珠姬羞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緣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  
主翁多會看見傍文賞帖的老大喫了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不自  
知夫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改別處必露到得跟究起來現賊在我家須藏不  
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取笑必有尋著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個  
愁布袋丟在這里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個家人家裏擡出一頂竹轎子裝好了請  
出真珠姬來主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這是辱慢了貴人多是歹  
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捨了身價自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擡貴手凡事遮蓋不要

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姐見說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主翁請真珠姐上了轎兩個家人擡著飛走真珠姐也不及分別一聲約莫走了五七里路至一荒野之中擡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烟去了真珠姐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個擡轎的影踪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自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撞擗不已頭髮多散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氣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野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初止是一兩個人後來篋篋般回將轉來你詰我答你喧我嚷真珠姐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右老人搖手叫四旁人莫要高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真珠姐方纔噙了眼淚說道奴是王府中族姬被他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有重賞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姐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處候走了幾多人來看果然竹轎之內坐著的是真珠姐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擡歸府中父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髮蓬鬆滿面淚痕抱著大哭真珠姐一發亂跳亂擗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的今日歸來的事端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爾的是那一家便好快查真珠姐

心裏說著那主翁回言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押口那人家原不知情多是歹人所為宗王心裏道這家醜不可外揚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忍舍過去了不去聲張去追他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府封留心訪賊罷了隔了一年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事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用刑訊問那賊夥中有的披拷打昏了倒把土府這件事先招出來那尼僧也是一夥均分贓物言計放火起毀暗約兇輪假扮轎夫之事一招牌明白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此賊男女死有餘辜差人緝捕賊尼牙婆即刻捕到大尹喝教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杖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略云 聖盜元夕所為止於脾胃居恆所犯盡屬無理似此最儉之徒豈容輩輩之下合行刑戮以靖邦畿

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肅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遵處斬眾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兇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府小兒餉養以為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答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像自家屋裏一般嘻笑以若喜得個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命宮娥取過梳梳匣來替也掠髮整容調脂畫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台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個小兒盡

皆來到宮中一來構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會有的寶物希罕及至見了又是一個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麗合羅股一個能言能語百問百答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小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寡在他小袖子里袖子里盛滿積不下了欽聖命一個老內人逐一替他收又叫他到宮朝見玩遊各宮以為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鬧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駕幸欽聖聖旨召前日孩子欽聖苗下率領南蓋朝見已畢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赦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教訓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為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做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里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欽聖與南蓋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收令前日抱進宮的那個衆大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錠與他慶賀衆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蓋辭了欽聖一路出宮欽聖尚元自好些不割捨他自己另有賞賜與前日各宮所贈之物同獻一篋令人一同交付與衆大人收好送到他家衆大人出了宮門傳命輔起轎車轎了聖旨就抱南蓋坐在懷裏了還望王家而來

去時驚地偷將去

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

恍惚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小衙內合家內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吩咐衆家人各處探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個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衆大人親齎聖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己冠紳袍笏伏聽旨只見衆大人抱了個小孩子下轎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了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衆大人喝道且聽宣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卿特賜奇驚物一篋獎其幼志欽哉

衆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人叙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生好過乖令即襄敏正要問起根緣衆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先生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襄敏接過手來看乃開封府獲盜獄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却獲便道乳臭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却又煩聖慮獲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衆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到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蓋當時就口裏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拜皇后明明朗朗訴個不住口先前合家入營見聖旨到時已立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蓋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蓋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替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來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真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衆大人衆大

人就將聖上欲賞銀金犀及欲聖與各宮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真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帝鉅萬衆大人摩著兩蓋的頭道哥勾你買果兒吃了裏放又叩首對關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奉衆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衆大人道令郎哥兒是下官遇著携見的下官自家也有個薄禮兒做個記念將出元寶二個彩段八疋賞來裏敏再三推辭不得只得收了零備厚禮答謝過衆大人衆大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裏敏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裏敏公道我說你們不要忙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張來可見我不著急的是麼合家各稱服後南蓋取名王來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大時佳

計縛劇徒如反掌

五歲孩童已足誇

直教天子送還家

第三十六卷終

###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夫妻本是同林鳥

若是遺珠還合浦

大限來時各自飛

却教拂拭更生輝

話說宋朝汴梁有箇王從事同了夫人到臨安調官賃了民城居住數日嫌他窄小不便王公自到大街坊上尋得一所宅子寬敞潔淨十分像意當把房錢賃下了歸來與夫人說房子甚是好住我明日先搬東西去了臨完我僱轎來接爾次日併疊箱籠整頓齊備王公押了行李先去收拾臨出門又對夫人道我先去爾在此少待轎到便來王公分付罷到新居安頓了就叫一乘轎到舊寓迎接夫人轎去已久竟不見到王公等得心焦重到舊寓來問舊寓人道官人主不多時就有一乘轎來接夫人夫人已上轎去了後邊又是一乘轎來接我回他夫人已有轎去了那兩固就打了空轎回去怎麼還未到王公大驚轉到新寓來看只見兩個轎夫來討錢道我等打轎去接夫人夫人已先來了我等誰不曾擡却要賃轎錢與脚步錢王公道我只叫得爾們的轎如何又有甚人的轎先去接著而今竟不知擡向那里去了轎夫道這箇我們却不知道王公將就牽幾十錢打發了轎夫心下好生無主暴躁如雷沒箇出處次日到臨安府進了狀拿得舊主人來只如昨說並無異詞及拘鄰合來問都說見上轎去的又拿後邊兩個轎夫來問說道只打得空轎子回去此地方街上人多

今古奇觀

卷三十七

看見的並不知餘情連太尹也沒奈何只得行箇緝捕文書訪拿先前的兩個轎夫却又不  
知姓名住址有影無踪海中撈月眼見得一箇夫人送在別處去了王公悽悽惶惶苦痛不  
已自此失了夫人也不再娶五年之後選了衢州教授附郭首縣名西安縣那縣宰與王  
教授時相往來一日縣宰請王教授衙中飲酒飲至半响頃飯中拿出蟹來王教授喫了兩  
箸便停了箸哽哽咽咽眼淚如珠滴將下來縣宰驚問緣故王教授道此味頗似亡妻所烹  
調故此傷感縣宰道尊閣夫人幾時亡故王教授道索性亡故也是天命只因在臨安移寓  
相約命轎相接不知是甚奸人先把轎來將拙妻賺去當時告在臨安至今未有下落縣宰  
聞言驚訝道小妾正在臨安用三十萬錢娶的外方人適纔叫他治包這蟹是他烹煮的其  
中有些怪異了登時起身進來問妾這爾是外方人如何却在臨安嫁人妾垂淚道妾身自  
有丈夫被奸人脫賺遠賣妾恐影揚丈夫之醜故此不敢聲言縣宰問道丈夫何姓妾道姓  
王名某是臨安聽調的從事官縣宰大驚失色走出對王教授道請先生略移尊步有一人  
要求相見王教授不知是誰起身隨縣宰直至裏邊縣宰告喚處只見一個婦人走將出來  
教授一認正是失去的夫人兩下抱頭大哭王教授問道爾何得在此夫人道你昨夜晚間  
說話時民居後陋想當夜就有人聲得把轎相接的說話見你去不多時就有轎來接我只  
道是爾差來的即便收拾轎上却不知把我擡到一箇甚麼處乃是一所空房先有三兩  
個婦女在內一同關閉了一夜明日把我賣在官船上那時門知被賺爾是調官的人恐

說出真情添爾羞耻只得含羞忍耐直至今日不期在此相會那縣官好生過意不去傳出  
外相忙喚直日轎夫將夫人送到王教授衙裏王教授要暗還三十萬身錢縣宰道一時不  
會察聽得備細誤以同官之妻爲妾十分有罪了若更言及還錢一發置身無地了教授稱  
謝而歸夫妻歡會感激縣宰不盡元來臨安的光棍欺王公遠方人是夜聽得了說話即起  
謀心揭他賣到官船上又是往他州外店赴任去的道是再無有相見之口了誰知恰恰還  
在衢州以致夫妻兩個失散了五年直得在他方相會也是天緣未斷故得如此却有一件  
破鏡重圓離而復合固是好事但王夫人所遭不幸失身爲妾又不曾根究奸人報仇雪恨  
尙爲美中不足總不如崔後臣芙蓉屏故事又全了箇據又報了冤仇又重會了夫妻這段  
話本好聽看官容小子慢慢敷演先聽芙蓉屏歌一篇略見大意歌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  
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續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  
漂泊成溪池殘骸向誰托泉下游魂竟不歸圖中豔姿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  
復秋霜豈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實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憫慈憫起辜品進晚願提擲盤菱  
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委因折帶幹死爲傷萬萬乾心尙苦根根恨難消但  
道章臺泣韓翠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  
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間真州才士陸仲陽所作你道他爲何作此歌只因當時本州有個

官人姓崔名英字俊臣家道富厚自幼聰明寫字作畫工絕一時娶妻王氏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來皆通夫妻兩個真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無不厮稱恩愛異常那崔俊臣以父蔭得宜補浙江溫州永嘉縣尉擇定吉日打疊行裝赴任就在真州開邊僱下一隻大船船戶却是蘇州人自稱姓顧船上五六個後生說都是弟男子姪講定送至杭州交卸俊臣夫妻二人帶領家奴使婢下得船來趁著順風扯起滿帆由長江一路進發那消一日乃至蘇州地方揀個熱鬧之處停棧繫纜泊在岸邊船家走向船說道官人知得蘇州是個大馬頭一來該燒順福二則我們一路辛苦也要些酒錢官人一并賞賜罷俊臣本是官家子弟又居了官位做甚甚要體面就大大與他一個賞封船家買起三牲祭獻神道因見官人出手冠冕不好待慢另外又買幾般可口的東西兩瓶三百泉酒安排一桌盛饈送入船中俊臣就教煖起酒來夫妻對酌那蘇州三白泉酒是馳名天下的纔鑄瓶口就有一種香味撲鼻斟向杯中其色淡而有味猶如月映梅花俊臣道酒味未知如何這顏色先已可愛遂舉杯邀孺人齊飲真個醇濃甘美齒頰流芬連聲稱贊蘇州酒好名不虛傳俊臣酒量頗寬王氏止半杯相陪方飲到佳處兩盞酒已將竭急教家人零去多買幾瓶開懷暢飲一時飲得興高把箱中所帶金銀杯觥之類都取出來明晃晃擺在桌上早被船家在後艙張見那船家原是個不良之人起初看見行囊沉重已先有意了今番又見這酒器愈加動火便叫弟男子姪算計停當又走向艙門說道官人娘子在此開處歇船恐怕驚開我們移別清涼

所在停泊何如此時正是七月天氣炎熱更兼俊臣多飲了幾杯酒其覺頭暈忽聞此言連稱有理即欲快些行去王氏道此處雖熱想是市中料無他虞那清涼之處恐晚間不謹慎俊臣道此處是內地不比外江况船家又是本處人必知利害不消多慮那船家討了口氣連忙撐篙搖櫓望曠野之處而去那蘇州左近太湖有的是大河大洋官塘大路豈有不測若是小港支河多是賊人家裏俊臣是江北人只曉得楊子江有強盜那知內地賊寇更多船家把船直放到蘆葦中泊定大家飲個半酣推近黃昏提刀執斧一齊趕奔艙中迎頭先把一個家人砍倒嚇得俊臣夫妻連忙磕頭討饒道所有東西任意拿去只求饒命眾賊家齊聲道東西也要性命也要二人聞言一發魂不附體只是磕頭那為首的船家把刀指著王氏道爾不必慌我不死爾其餘都饒不得俊臣自知不免再三哀求道可憐我是個書生只教我全屍而死便是萬代恩德那賊頭道也罷姑饒你一死說還未絕跨一步上前提著俊臣腰膀就輪門外撲通的掙下水去其餘家童使女盡行殺個乾淨單只留著王氏放聲大哭搶出艙門投水賊人攔住不容我已離爾何反生短見王氏那裏聽他愈加悲泣那賊首道娘子莫哭我實對爾說我第二個兒子未曾娶得媳婦今往蘇州齊雲廟進香去了不過幾日便歸就與爾成親你是我一家人了安心低著自有好處王氏起初怕他來相逼已拚一死聽見說了些話心中暗想這老死了誰人報這冤讎且忍耐偷生看看有幾會再作道理定了主意遂住了啼哭說道你若果然饒我的性命情願做你的媳婦船家道



我是老實人那有假話你若不信我罰個誓何如王氏道公公既時真心何消罰誓只這公  
公兩字哄得小賊意滿心足歡喜道好好這纔是個自家人衆賊一齊動手把船中所有東  
西盡數收拾把船移歸自己村中泊歇自此那賊頭只叫王氏做媳婦王氏將機就機也做  
假意應承在船上千依百順替他收拾零碎料理事體真像個掌家的媳婦伏侍公公一般  
諸色停當那老賊道是尋得個好媳婦真心相待看看正好並不提防他有外心如此月餘  
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令節老賊聚了合船親屬教王氏治辦酒餚盛設在船中飲酒看月  
個個喫得酩酊大醉東倒西歪王氏自在船艙聽聽鴉之聲徹耳其時月光明如畫仔細看  
那船中沒一個不是爛醉如泥王氏想道此時不走待何時喜得船尾貼岸泊著略擺動  
一些就上好岸王氏輕身跳起趁著月色一口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個去處比舊路絕  
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中問有一條小小路徑草  
深泥滑且又雙響細細鞋弓襪小一步一跌墮了萬千苦定又恐怕後邊退來不敢停脚盡  
力奔走漸漸東方發白遙望林木之中露出屋宇王氏道謝天已有人家了急急走上前去  
擡頭一看却是一個庵院門邊關著欲待叩門心裏想道這裏頭不知是男僧女僧萬一是  
男僧儘著便不好的非礼相犯豈不纔脫天羅又羅地網且不可造次總是天已大明就是  
船上有人追看此處有了地方可以叫喊求救也不怕他了且在門首少坐待開門告求再  
作道理須臾間只聽得裏邊把的門鈴響有人將出來却是一個小僧出門擔水王氏心中

喜道元來是個尼庵一徑走將進去請院主出來相見院主問道女娘是何處來的清早到  
小院何幹王氏不敢將真言說出假言道妾乃永嘉縣尉次妻家本真州只因大娘子兇  
惡異常萬般打罵近日家主離任歸家泊舟在此昨夜中秋賞月教妾取金杯飲酒不期偶  
然失手墮落水中大娘子大怒發願必要至於死地妾自想必無活理乘他睡熟逃生在此  
院主道如此說來娘子不敢歸舟去了家鄉又遠若要別求匹偶一時也未有其人孤苦一  
身何處安頓王氏只是哭泣不止院主見他舉指前情狀凄慘好不慈念有心要留他做  
個徒弟便道老身有一言相告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妾身患難之中若是師父有甚高見  
妾身敢不依隨院主道小院僻在荒涼人跡罕至妾身爲憐憫爲友最是幽靜幸得一二  
同伴都有五十以上侍者幾人又皆淳謹老身在此托跡甚是清修味長娘子雖然年芳美  
貌爭奈命蹇時乖何不捨離愛慾削髮披緇就此出家福禍佛燈長榮壽嗣且隨緣度其日  
月豈不強似做人婢妾受今生苦惱結來世冤家王氏聽罷拜謝道師父若肯收留做弟子  
終身便有結果了敢不奉命就請師父與弟子剃髮則個院主見他情願出家好生歡喜又  
請出院中兩個同伴相見院主就裝香盤香盤拜了佛替他落髮可憐願願人忽作如來弟  
子院主見他落了髮取個法名喚做慧圓恭拜了三寶就拜院主爲師與同伴也重新序札  
畢從此晨鐘暮鼓禮佛燒香誦習經典他本是大家出身天性聰明一月之內把經與一一  
歷過盡皆通曉院主深相敬重又見他知識事體凡是俱來請問且又寬和柔善院中沒一

個不與他相好每日清晨在白衣大士前禮拜百遍密訴心事住是大寒大暑略不問斷拜完只在自己室中靜坐因恰親美惹出事來所以不輕易露形外人也難得見面如是一年有餘忽一日有兩個人到院隨喜院主認得是近地施主留住吃齋這二人原是偶然閑步到此身邊不曾帶得甚麼東西回答明日將一幅紙畫的美蓉來施在院中張掛以答昨日之齋院主受了就把來裱在一格素屏之上王氏見了喜然吃驚仔細認了一認問院主道這幅畫是何處來的院主道方纔檀越布施的王氏道那檀越是何姓名住居何處院主道就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兩個王氏道做甚麼生理院主道他兩個原是個船戶在江湖上賃載營生近年忽然家事驟發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以致富足也未可知真假王氏道可常到院中來麼院主道偶然至此也不常到王氏問了明白記著顧阿秀的姓名就提起筆來寫一首臨江仙說在屏上詞云 少日風流張敬筆寫生不數今黃發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拖死生緣 紛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人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院中之尼雖然識得經典上的字文義原不十分精通看見此詞只道王氏實弄才情偶然題詠那曉得中間緣故誰知這畫却是崔縣尉的手筆也是船內被劫之物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中暗暗傷悲又曉得強盜踪跡已有影響了但恨是個女身又做了尼僧一時無處申理忍在心中再看幾會却是冤讎當雪姻緣未斷自然生出事來那姑蘇城裏有一人姓郭名慶春家道殷富最有結識官員士人心中喜歡的是文房清玩一日遊到院中見了這幅芙蓉畫得好又見上有題詠字法俊逸可觀心中愛了問院主買院主與王氏商量王氏自付道此是丈夫遺蹟本不忍捨却有我的題詞在上中含冤仇意思倘遇着有心人玩味詞句究問根因未必不查出賊人踪跡若只留在院中有何益處因此就教師父賣與郭慶春買了這畫千歡萬喜去了其時有個御史大夫姓高名納麟退居姑蘇最喜歡的是書畫郭慶春因要奉承此人故此願出價錢買這幅紙屏去奉獻高公看見畫得精緻收了他的忙忙然也未嘗看著題詞也不查著款字交與書僮分付且張在內書房中待我慢慢觀玩又一日只見門首一人手拿著草書四幅插個標兒要賣高公心姓既愛這行物事眼裏看見就不肯放過了叫取過來看那人雙手捧過高公接在手一看字格類懷素清勁不染俗若列法書中可載金石錄高公看畢道字法頗佳是誰所寫那人答道是某自己學寫的高公抬起頭來看他只見一表非俗不覺失驚問道爾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個人躬下原來道某姓崔名英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縣尉帶著家眷同往赴任自不小心為舟人所算將英沉於水中家財妻小都不知怎麼樣了幸得生長江邊幼時學得出水之法伏在水底多時量他去得遠了然後爬上岸來投一民家渾身沾濕身畔並無一錢幸得這家主人良善將乾衣易換款待酒飯過了一夜明日又贈盤纏少許說道既遭劫理合告官恐怕連累不敢相留英問路進城陳告在平江路案下只為無錢使用緝捕人役不十分

上緊今聽候一年並無消耗無計可奈只得寫兩幅字賣來度日也是不得已之計非敢自道善可不意搵扎上達台覽高公聽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又兼字法精好儀度雍容便有心看顧他乃道足下既然如此目下只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教我諸孫寫字再作道理意下如何崔俊臣欣然道患難之中無門可投得明公提攜萬千之幸高公大喜延入內書房中即治酒餚款待正歡飲間忽然抬頭來恰好前日所寫芙蓉屏正張在那裏俊臣一眼看若面色俱變頓然垂淚高公驚問道足下見此芙蓉何故傷心俊臣道不敢欺明公此畫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即是英自己手筆只不知何處所得站起身來再看只見上有一詞後臣讀罷不覺驚訝道一發古怪此詞又是英妻王氏所作的高公道怎曉得俊臣道那筆跡從來認得且詞中意思有在定是拙妻所作無疑但此詞是遭變後所題拙婦想是未曾傷命還在賊處明公推究此畫來自何方的便有根據了高公笑道此畫來處今因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且不可洩漏是日酒散喚出兩個孫兒來拜了先生就留在書房中住下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門前不題却說高公明日密地叫當道的請郭慶春來問道前日所畫芙蓉屏是那裏得來的慶春道實自城外尼院高公問了去處別了慶春就差當道的到尼院中仔細盤問這芙蓉屏是甚處得來何人題詠的王氏見來人問得蹊蹺即叫院主細問道來問的是何處人爲何問起這些緣故當道的回言這畫而今已在高府中差來問取來歷王氏曉得官府門中來問或者有些機會在內教院主把真話答

他道此畫是同縣蕭爾秀給的就是院中小尼慧圓所題當道的把此言回覆高公高公道下道只須賺得慧圓到來此事便有著落進去與夫人商議定了隔了一日又差一個當道的同兩個橋夫擡著一乘轎子到尼院中來當道兩對院主道在下是高府中管家本府夫人好請佛經無人伴伴聞知貴院小師慧圓了悟願禮請拜爲師父供養在府不可推却院主遲疑院中事體大小都要他主張却如何去得王氏聞高府中來接心中懷著復讎之意正要到宜府門中走走尋出機會又且前日來盤問芙蓉屏的也說是高府一發有些疑心便對院主道貴宅門中來請豈可不去萬一推托惹出事端怎生當抵院主見說得有理只說從從當下王氏上了轎一直的擡到高府高公且未與他相見竟引去八內室去見夫人過教夫人留他房中住宿高公自到別房去了夫人與他講些經典說些因果王氏問一答十說得夫人十分喜歡敬重中間道聽小師父口談不是本處人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已有丈夫半路出家的王氏聽罷淚如雨下答道夫人小尼子果然不是本處原是眞州人丈夫乃水滸縣尉姓崔名英一向不敢把實話對人說今在夫人面前只索實告想是無妨隨把赴任到此舟人盜劫財物害了丈夫全家自己留得性命脫身逃走幸遇尼僧留住落髮出家的說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哭泣不止夫人見他說得傷心恨恨他道這些強盜害得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報應王氏道小尼躲在這院中一年不見外邊有些消耗前日忽有人拿一幅畫芙蓉屏於院中小尼看來却是丈夫船中所失之物即向院主問施主姓名道

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小尼記起丈夫貨的船正是船戶姓顧的而今真賊已露這強盜不是顧阿秀是誰小尼當時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作詞一首題於其上後來被人買去了前日貴府有人到院查問題詠芙蓉下落其實即是小尼所題口中便說即向著夫人下拜道強盜只在左近不在遠處了望夫人轉告相公替小尼查訪若是查得強人伸雪冤仇下報亡夫相公夫人恩同天地了夫人道既有這些影跡不難查訪且自寬心等我與相公說就是夫人果然把這些備細一一與高公說知又道這女婿讀書識字心性真淑決不是小家之女高公道聽他這些言語與崔縣尉所說正同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崔縣尉又認得是妻子筆跡此正是崔縣尉之妻無疑矣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且莫說破那崔俊臣也屢催高公替他體訪芙蓉屏的踪跡高公只推未得其詳略不題起慧圓之事高公又密遣差人問出顧阿秀兄弟居住所在平日出沒行徑曉得強盜是真却是居鄉的官未敢輕白動手私下對夫人道崔縣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不久當便他夫妻團圓但只是慧圓還是個削髮尼僧他日如何相見好去做禱人爾須慢慢勸他長髮改粧如夫人道這是正理只是他心裏不知丈夫在不在如何肯長髮改粧高公道爾自去勸他或者肯依也未可知若畢竟不肯我零自有說話夫人依言來對王氏道吾已把你所言盡與相公說知相公道捕盜的事多在我身上暫取與你報冤王氏稽首稱謝夫人道只有一件相公道爾是名門出身仕宦之妻豈可留在空門沒個下落叫我勸爾長髮改粧你若依得一力與爾擒盜便是王氏

道小尼是未亡之人長髮改粧何用只爲冤恨未伸故此上求相公做主若得強盜賊減只此空門靜修便了終身還要甚麼下落夫人道你如此粧飾在我府中大爲不便不若你留了髮認義我老夫婦兩個做個孀居寡女相伴終身未爲不可王氏道承蒙相公夫人提舉人非木石豈不知感但重整雲鬟再施脂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况老尼相救深恩一旦棄之亦非厚道所以不敢從命夫人見他說話堅決回報了高公公稱嘆道難得這樣立志的女人又叫夫人對他說道不是相公苦苦要爾留髮其間有個緣故前日因去查問此事有平江路官吏相見說舊年有一人告理也說是永嘉縣尉只怕崔生還未必死若是不長髮他日一時擒住此盜查得崔生出來此時僧俗各異不好團圓悔之何及何不權且留了頭髮等事體盡完崔生終無下落那時任憑再淨了髮還歸尼院有何妨礙王氏見說是有入還在此告狀心裏也疑道丈夫從小會游水是夜眼見得團圓拋在水中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知道依了夫人的話雖不就改粧却從此不剃髮權扮做道姑模樣又過了半年朝廷差進士薛濤化爲監察御史來按平江路這薛御史乃是高公舊日屬官吏才精敏大有風力到了任所先來拜謁高公公把他這件事密寄托之連顧阿秀姓名住址去處都細細說明白了薛御史謹記在心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顧阿秀兄弟自從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覺直睡到天明醒來不見王氏明知逃去恐怕形跡敗露不敢明明追尋雖在左近打聽兩番並無踪影這是不好告訴人的事只得隱忍罷了此後二年之中也會做過十

來番道路雖不能如崔家之多饒俸再不敗露甚是得意一日正在家歡呼飲酒只見平江路捕盜官帶著一哨官兵將住居圍住拿出監察御史單下的訪盜來顧阿秀是第一名強盜其餘許多名字逐名查去不曾走了一個又拿出崑崙尉的賊單來連他家裏箱籠悉行搜捲并盜船一隻即停泊門外港內盡數起發到官願送御史衙門薛御史當堂一問初時抵賴及查物件見了永嘉縣尉的救牒尚在箱中贓物一一對款那御史把崑崙尉舊日所告失盜狀念巧他聽方各俯首無言薛御史問道當日還有孺人王氏今在何處顧阿秀等相顧不出一語御史喝令嚴刑拷訊顧阿秀招道初意實要留他配小的次男故此不殺因他一口應承願做新婦所以再不防備不期當年八月秋乘睡熟逃去不知所向只此是實情御史錄了口詞取了供案凡是在船之人無分首從盡問成梟斬死罪決不待時原贓照單給還失主御史差人同覆高公就把贓物送到高公家交與崑崙尉後臣出來一一收了曉得救牒還在家物猶存只有妻子沒查下落處連強盜心裏也不知去向直箇是渺茫的事後臣感新恩舊不覺動哭起來有詩爲證

堪笑聰明崔俊臣

也應落難一時渾

既然因畫能追盜

何不尋他題畫人

元來來高公有心只將畫是顧阿秀施在尼院說與俊臣知道前不曾題起題畫之人就在院中爲尼所以後臣但得知盜情曰畫敗露妻子却無查處竟不知只在畫上可以追尋踪

跡當時俊臣獨笑一傷想道既有收牒可赴任若再稽遲便恐有人零補到不得地方了妻子既不能見留連於此無益請高公出來拜謝了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說出高公道赴任是美事怕足下青年無伴豈可獨去待老夫與足下做箇媒人娶了一房孀人然後夫妻同往也不爲遲俊臣含淚答道糟糠之妻誓願白頭相守今遭此大難流落他方存亡未卜然據著芙蓉屏上題詞料然還在此方今欲留此尋訪事體渺茫稽遲歲月到任不得愚意且單身到彼差人來高貼榜文四處追探拙婦是認得字的傳將開去他若聞得必能自出除非憂疑驚恐不在世上了萬一天地垂憐偶然有在還指望伉儷重諧深感明公恩德雖死不忘若別娶之言非所願聞高公聽也說得可憐曉得別無異心也自懷慕道足下高誼如此天意必然相祐終有完全之日吾妻敢強麼只是相與這幾時候老夫少盡行設奉饒然後起程大日開晏行送請都中門生故吏各官與一時名士舉集提來奉陪崑崙尉酒過數巡高公舉盃告衆人道老夫今日爲崑崙尉了今生緣衆人都不曉其意連崔俊臣一時也未解只見高公傳呼後堂請夫人打發慧圓出來俊臣覺得木呆只道高公要把甚麼女人強他納娶故設此宴說此話也有些著意了夢裏也不曉得他妻子叫甚麼慧圓當時夫人已知高公意思方與王氏說出崑崙尉在內館多時昨已獲了強盜問了罪名追出數牒今日便行赴任拜請爾出堂願認圓逐項逐節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氏如夢方醒不勝感激先謝了夫人走出堂前來此時王氏髮已半長照舊粧飾崑崙尉一見乃是自家妻子

驚得如醉如夢那高公指著王氏對後臣笑道老夫原說與足下為媒這可做得著麼崔縣尉此時也無暇回答與王氏相持大哭說道自料今生死別了誰知在此却得相見眾官見此光景多不解其故向高公請問根由高公便叫書童去書房中取出芙蓉屏來對眾人道列位要知此事須看此屏眾人爭先來看却是一畫一題看的看念的念却不明白這箇緣故高公道好教列位得知只這幅畫便是崔縣尉夫妻一段大因緣這畫即是崔縣尉所畫這詞即是崔孺人所題他夫妻赴任到此為船上所劫崔孺人脫逃於尼院出家遇入來施此畫認出是船中之物故題此詞後來此畫却入老夫之手遇著崔縣尉到來又認出是孺人之筆老夫暗地著人細細問出根由乃知孺人在尼院叫老妻行將家來住著密行訪得備得大盜踪跡托薛御史究出此事強盜俱已伏罪崔縣尉與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有餘只道失散各方竟不知同居一處老夫一向隱忍不通兩人知道只為崔孺人頭髮未長崔縣尉救牒未獲不知事体如何兩人心事如何不欲造次漏洩今罪人既得試他義夫節婦彼此心堅今日特地與他團圓這段因緣故此方纔說替他了今生緣即是崔孺人詞中之白方纔說請畫圖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特地使崔君與請公不解為今日酒間一笑耳崔俊臣與王氏聽罷兩個哭拜高公連在座之人無不下淚稱嘆高公盛德古今罕有王氏自到裏面去拜謝夫人了高公重入座席與眾客盡歡而散是夜特開別院叫兩個姪娘伏侍王氏與崔縣尉在內安歇明日高公曉得崔俊臣沒入伙侍贈他一奴一婢又贈好

些盤費當日就進崔縣尉夫妻感念厚恩不忍分別大哭而行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來院主及一院之人見他許久不來忽又改姓個個驚異王氏備細說出過合緣故并謝院主看待厚意院主方纔曉得顧阿秀却掠是真前日王氏所言妻妾不和乃是一時掩飾之詞那院中人平日與他相好多不捨得他去事出無奈各各含淚而別夫妻兩個同到水亭去了及至任滿後回來重過蘇州差人問候高公要進來拜謁誰知高公與夫人俱已薨逝殯葬多時了崔俊臣同王氏大哭如喪了親生父母一般徑至墓前拜奠就請舊日尼院中各師在墓前建起水陸道場三晝夜以報大恩王氏還不忘經典自家也在內持誦事畢同衆尼再到院中崔俊臣出官賞厚贍院主王氏又念昔日朝夜禱祈觀世音暗中保佑幸得如願夫妻重諧出白金十兩留在院主處為香燭之費不忍忘院中光景自此立心長齋念佛音不輟以終其身當下別過衆尼回到真州故土親族俱來相會說出這段緣故無不嗟嘆稱揚高公之德那俊臣也不想更去為官只在家中逍遙受用夫妻白頭到老有詩為證

王氏藏身有遠圖 坐關到底得逢夫  
舟人妄想能同志 一月空將新婦呼  
又云

芙蓉本是美人粧 何意飄零在路傍  
畫筆詞鋒能巧合 相逢猶自墨痕香

又有一詩贊嘆高公詩

高公德誼薄雲天  
不使初時輕過漏  
芙蓉盡出原雙蒂  
可惜白楊堪作柱

能結今生未了緣  
致令到底得團圓  
萍藻浮來亦共聯  
空教灑淚及黃泉

第三十七卷第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